

性格分析：矛盾希拉里

她具有所有伟大的政治家身上共有的优秀品质——始终坚持她的信仰，以其超凡的人格魅力和自省能力领导他人，精力充沛、意志顽强、不懈奋斗，又不失风趣幽默、热情奔放。同时又因为在第一夫人任期内失败的医疗保障计划被人们认为固执己见，伪善傲慢，是克林顿总统背后的邪恶势力，是拒绝跟随夫姓的极端女权主义者，是令男人闻风丧胆的悍妇。她具有这个时代伟大的女领袖风范：对传统女性行为规范的漠视，对女权主义和平等主义的拥护，杀伐决断，强硬果敢。然而作为女人，她强硬的背后也隐藏着脆弱，她也曾纠结于去华盛顿追求自身政治前途还是陪伴比尔·克林顿到她从未生活过的阿肯色州，最后却相信自己的理想抱负可以通过婚姻来实现。

人们对她褒贬不一。喜欢她的人可以顶着炎炎烈日去听她的竞选演讲，讨厌她的人则通过各种途径恶言相加，肆意抨击。“鉴于她已经成为高瞻远瞩、锐意进取甚至是说一不二的女人的象征，人们当然会对她的言行说三道四”，历史学家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在希拉里邀请她去白宫给第一夫人的第二个任期提些建议时如是说。关于希拉里作为政治家的性格方面，Theodore Millon，Margaret Hermann 等学者早已进行了理论的系统的研究。根据以上学者，希拉里的第一人格类型为具有野心、自我服务的、支配和控制性人格，第二人格主要特点为勤奋、忠实、好争辩的、果断的和不信任型性格。这些品质使希拉里成为高效的领导者，然而也具有潜在的危险一面，例如对权力的渴望和不容他人质疑等。本文则主要针对希拉里的以上性格主要特征结合关于她的传记、采访和新闻报道等，主要按照时间顺序对希拉里在不同阶段所展现出

的性格特点的主要方面进行分析。

家庭教育和学生时代塑造了希拉里成年的基本性格

尽管希拉里生活在一个父母之间常常相互矛盾的价值观中，她仍被成功的教育成了具有浓厚家庭观念的人，并继承了母亲有条不紊的头脑和父亲疾风暴雨式的脾性。希拉里的父亲休·罗德姆是个脾气暴躁、郁郁不得志的男人。母亲多萝西自身遭遇童年不幸，婚后强迫自己忍受丈夫的凌辱和对孩子的苛刻。父亲的严苛鞭策了希拉里不断努力以取悦父亲，母亲的宽容鼓励了希拉里勇敢追求自己的目标。希拉里的学生时代一直成绩优秀，广泛的参加社会实践，并在那个“谈论政治一点儿都不酷”的时代“绝对关心政治”，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她在读高中时遇到了她少女时代最重要的老师——琼斯，他用神学为她指引方向，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也一直是希拉里的顾问。

17 岁时希拉里来到卫尔斯利女子学院读大学，这时几乎可以看到成年之后的希拉里身上充满矛盾的性格的主要部分——对知识的无限渴求以及应用拓展能力，雄心壮志而脾气暴躁，完美主义却又能接受羞辱，对充满领袖气质的男人的迷恋和对传统女性行为规范的漠视，认真对待自己所追求的目标，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清教徒的敏感和令人诧异的脆弱情感，对个人财政独立的坚持，对公共服务的热情和信仰以及对绝对控制权的顽强追求。

从阿肯色州到华盛顿——战斗是她的兴奋剂

具有野心的人是勇敢无畏的，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自信。他们通常认定自身的领

导角色，期待他人去承认他们的特殊才能。控制型人格则非常享受领导他人和让别人顺从的权力。他们强硬而不动感情，通常会是一个高效的领导者。希拉里作为领导者最有优势的人格特征则是她一向威风凛凛和极具自信的魄力。“她具有杀手本能。她争取什么都会采取直截了当的方式——较量、战斗，把战火烧到对方阵营”，追随克林顿夫妇二十多年的政治顾问迪克·莫里斯这样评价希拉里。希拉里的一位助手也曾经说过：“她更愿意做一名战士——无论是对情敌、媒体、其他政党、其他候选人还是右翼势力，她战斗的时候最开心，当她认准了敌方就进入了攻击模式……战斗比任何东西都让她兴奋”。

毋庸置疑，希拉里在防止其他女人制造麻烦这个问题上是克林顿最勇猛的捍卫者。无论在阿肯色州还是华盛顿，希拉里数次站出来捍卫她的丈夫，她坚定的站在丈夫的身边给克林顿以及他的团队带来信心。1992 年 1 月 23 日，当克林顿夫妇全力筹备竞选总统时，詹妮弗·费劳尔斯称自己和比尔·克林顿有着长达 12 年的婚外情。希拉里意识到这样一个小报故事已经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她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一场激战，“如果在这件事情上无法反败为胜，那我们就完蛋了”，她说。最后她兵行险招，公开露面参加电视节目，挽着丈夫的胳膊，坚定的称“我们的婚姻十分坚固。我们彼此相爱、相互扶持”，她谈到她和克林顿多么相爱，多么关心他们的女儿，尽管经历了已婚人士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却依然不离不弃。希拉里明白这一举动可能会对家庭成员——特别

是女儿有潜在的影响，但她相信，如果没有这样大的举动，克林顿的竞选前途很可能就完蛋了。她从来不怀疑，那些女人以及利用了他们的敌人一旦成功，他们付之努力的整座大楼将会崩塌，也包括他们的婚姻。

Lloyd Etheredge (1978) 研究了政治家的人格分析对于政策抉择取向的四分法。把制定政策的政治家们主要分为控制——服从，内向型——外向型。希拉里则是强烈控制——内向型。根据 Etheredge 的理论，希拉里就如同伍德罗·威尔逊和赫伯特·胡佛总统一样，十分倾向于按他们的道德观去划分世界。他们给予自己认同的观点最强烈的支持，趋向于用自己的观点去重新塑造世界。

希拉里有着自己的黑名单，明确分开了“敌人”和亲近的人。她总是喜欢打击敌人，准备战斗。入主白宫的第一个星期，希拉里就给华盛顿的高层官员展示了她进行战斗时的英姿勃发，不到两个星期，她就树立了“首位斗士”的第一夫人形象。在他们入主白宫后第一次与内阁成员前往戴维营的度假中，新政府的最高官员们倾听了希拉里发表的关于指引克林顿政府执政方向的演讲，希望内阁能够理解本届政府要带领大家达到的目标。会议上还尖锐地反驳时任国务卿的沃伦·克里斯托弗的质疑，对大家的计划做出明确的指示，并宣布新的总统职位将是一个“合资企业”，以展示自己地位以及向敌人宣战的准备。没有第一夫人如此毫不掩饰地向总统的内阁和下属发表政治演讲，大家有些仰慕、敬畏，甚至有些不安。

精英主义的优越感——自以为是的第一夫人

希拉里的领导者品质得以让她一步步走向自己的目标，然而在自信、有野心、强硬的背后，她具有潜在的危险的一面。Sarah Moore 和 Aubrey Immelman 在他们的研究

中认为，希拉里有极强的不信任性，缺乏通融和与人友好，不懂变通等等。

极强的控制性导致了她的不容别人对她的权威产生质疑。“在政府中没有比非敌即友这种态度更愚蠢的了”，希拉里在政治上的过于固执和偏执，让她把所有批评她的计划的人都看做是敌人，哪怕他们提出的是建设性意见。希拉里在第一夫人任期内最重视的医疗改革项目的失败，可以说部分归结于她（以及克林顿）初来乍到缺少华盛顿经验却又固执己见和天真的乐观主义。时任国会议员布拉德利这样回忆希拉里，他与另一位德高望重的国会议员莫伊尼汉跟克林顿夫妇的关系非常冷淡。布拉德利问希拉里，如果没能按照计划向国会提交医疗改革计划是否会增加该议案通过的难度，因为还有其他的立法目标需要完成，并建议她应该根据现实情况对这个计划做出调整。希拉里却冷冰冰的回答“不，计划不会做出任何改变，因为不管是否推迟提交，白宫都会‘妖魔化’（demonize）那些利用这段时间试图改变或反对该议案的国会议员和医疗机构”。布拉德利说：“这就是希拉里，她不该用‘妖魔化’这种措辞。这揭示了希拉里傲慢、轻蔑、伪善的性格特征”。

一个具有野心并且自信的领导人，通常会让人们把他的自信看做是傲慢。克林顿政府中的许多工作人员都认为希拉里在聆听他们的批评建议时要么不耐烦，要么带着一种纡尊降贵的态度，并且意识不到自己在伤害别人。康尼·布鲁克作为希拉里的助理在1994年接受纽约客杂志采访时总结到，“她极度相信只有她自己的判断是明智的”。此外，希拉里经常以轻蔑的态度打断总统顾问们的发言，这也导致了希拉里与她的一些老朋友的关系逐渐恶化，甚至一些人的反目。在第一夫人任期时，希拉里把医疗保障计划

寄希望于文森·福斯特——这位与希拉里拥有多年好友关系的律师身上。然而曾经是好友的福斯特从开始就承受巨大的压力，他认为他与希拉里不再是平等的友好的关系，而是在为希拉里工作，他们之间不再商量，而是命令。1993年由于在旅行办公室事件上，福斯特自认为没有保护好希拉里和总统，他无法达到希拉里的期望，认为希拉里不再把他当做好朋友，只是个随从、顾问和替她解决问题的人。

希拉里的不信任性格也导致她极其敏感，倾向于区分“我们”和“他们”，自以为是并自我辩白，具有报复心理，把对“敌人”的攻击看作成必要防御或者“报复”。Gail Sheehy在她的《Hillary's Choice》(1999)一书中写到，希拉里认为人性天生就是自私的，没有秩序不守规矩的，因此他们需要被引导，而政治则是引导的方式，社会精英和有权力的人不应该相信大众。

掌权的女人——经验随岁月的年轮增长

2001年，希拉里成为了第一个拥有公职的第一夫人——纽约州国会参议员。无论是因为要实现她一直以来的个人政治理想，还是因为那个让全世界哗然的“莱温斯基事件”。在经历了强硬、失败、妥协、淡出之后，希拉里已经名声远扬。这不是因为克林顿的错误使她蒙羞，是因为她已经走出困境，在参议院的仕途一帆风顺，出任奥巴马政府的国务卿，以及她令人赞叹不已的掌握政治游戏规则的能力。她已经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掌权的女人”。

希拉里在第一次竞选总统的一次演讲中对民众说：“当时我们初来乍到，对如何处理一些事情并不太懂。如果我们当时便像现在一样了解情况，事情可能会完全不同”。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希拉里的敌人都

认为这是希拉里的托词。当美国民众把票投给历史上第一位竞选总统的非裔美国人而非第一位女性候选人时，希拉里宽容的，也许是另有目的的同意了出任奥巴马内阁的国务卿。我们可以看到又一次身居要职的她所作出的努力和改变。世界各地的外长对于希拉里能如此忠于前竞争对手，都印象深刻。她比奥巴马年纪更大，也更有经验，但她从来都没有表现出屈居忍下的情绪，更没有将自己置于总统之上的野心。

在金融危机已经玷污美国无所不能的形象之时，对于一个深切信奉美国领导权的女人来说，要改变这种“破产美国”的形象，希拉里决定将首次出访目的地定于亚洲，来彰显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信心和修复全球经济的努力，修补和老盟友之间的关系，并建设同新伙伴之间的关系。希拉里开始了大部分时间在飞往世界各地的飞机上度过的国务卿生涯。在不停的接触全世界的过程中，希拉里在做她最喜欢也最擅长的事——拉关系，更多的在国家和个人层面上与其他人进行互动。希拉里希望把美国当成一个联络人，把各国联系到一起，然后自己坐在这张外交大网的中心。

希拉里外交风格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在这个父权观念根深蒂固、对高级官员言行形成各种潜规则的社会，像希拉里这样手握权柄、说话坦率的女性，无异于天外来客。在叙利亚、黎巴嫩等地访问时，面对台下观众尤其是那些裹着面纱的女性用一个棘手问题轰炸希拉里时，她曾坦率的说：“我们可没有什么随手一挥就能变出奇迹的魔法棒”。美国的确没有魔法棒，但希拉里这句话饱含令人无法抗拒的真诚，她改变了人们对美国的印象——美国领导人完全不会谈及美国权力的局限。希拉里试图弥补世界上那些战火纷飞地方的人们对于美国

不切实际的期待和美国权力的实际局限之间的鸿沟。

相比作为第一夫人时的她，人们似乎给予了出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在个人层面上的更多赞赏和褒奖。在她国务卿卸任时，民意对她的正面评价率高达 70%。金·伽塔丝作为随国务卿频繁出访的记者，曾 17 次乘坐国务卿女士的专机随她前往世界各地。在她《见证》一书中，无数次提及了希拉里的人格魅力。“希拉里信任身边的随从，依靠他们安排繁忙行程中的细节。她个性随和，因此哪怕团队除了差错，中间要花几分钟时间重新布置，她也能冷静对待。自己犯错时会发笑。在会见政治活跃分子或自尊心受损的各国领导人羞于启齿时，她也能主动开启话题”，“任何问题一旦出现，她都希望自己能有答案。但希拉里最终还是消化所有信息，以便把干瘪的外交政策条文转化为符合自己个性也愿意亲口说出来的活泼生动的句子，让官方人士以外的听众也能听懂”。

到卸任国务卿时，希拉里已经在全球飞行了 100 万英里，以她自己的方式用持续不断的公共外交修补着美国对外关系，以及她个人的形象。希拉里国务卿任期内最主要的贡献便是公共外交，她成功的重新定义了美国领导权，帮助各国处理气候变化、经济动荡乃至人口爆炸的危机。作为奥巴马政府重塑美国领导权的一部分，希拉里成为第一位全力运用“巧权力”的国务卿。最近的邮件门事件又一次把希拉里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她迟迟不肯道歉的态度又一次把她的民众支持率拖入谷底。人们又一次怀疑她是否从过去近二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学到了什么并有所改进。现在，希拉里第二次竞选总统，

不管她与克林顿之前遭受多少非议和诽谤，希拉里为他们二人又赢得了一次走向光辉顶点的机会，弥补从前鲁莽而失败的事业。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希拉里则会改头换面，不再过于招摇，不再妄自尊大，让自己的觉悟和经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希拉里可否在其年届古稀之时当选总统，使她的梦想和理想成为可能？让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http://www.immelman.us/news/behind-the-clinton-e-mails-the-psychological-profile-of-hillary-rodham-clinton/>

Bernstein, C (2008) *A Woman In Charge: The Life of Hillary Rodham Clinton*.

Etheredge, L, S (1978), *Personality Effets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898-1968: A Test of Interpersonal Generalization Theor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2, No. 2, pp.434-451

Ghattas, K (2013), *The Secretary - A Journey with Hillary Clinton from Beirut to the Heart of American Power*, London.

Immelamn, A and Seifert, J,(2007),*The Personality Profile of 2008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Contender Hillary Clinton*, Unit for the Study of Personality in Politics.

Moore, S and Immelman, A (2008), 'Monster' ? *The Darker Side of Hillary Clinton's Character*, Unit for the Study of Personality in Politics.